

夏衍劇作集之一

活

復

夏衍著

· 開明書店 ·

復

活

4 復 活

每册售價人民幣500元

已(復1788)

著 者	夏 衍
出 版 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1450)
印 刷 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發 行 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華 加 合 社 總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北京魏家胡同63-67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華書店

1949年11月開明社

66 P 36 K

1951年5月一版(2001-1000)

·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復

活

人物

馬夏——姑母家的女僕
馬多娃——姑母家的女僕

奇洪——姑母家的男僕

特米德里·伊凡諾維支——涅赫留道夫——

公爵

葉菲亞——涅赫留道夫的姑母
瑪麗亞——涅赫留道夫的姑母

卡丘莎

阿格拉芬·彼得洛維那——涅赫留道夫的

女管家

史德邦——鄉下人

那它莎——涅赫留道夫的姐姐

伊格納底·尼福洛維奇·拉果普斯基——

那它莎的丈夫

眉西——涅赫留道夫的女友

科薩柯夫——銀行家

獄卒

農民

女囚

瑪麗·潘甫洛維那——女政治犯
維拉·杜勃林

侍女

典獄長

智識長

埃斯狄若六——藥劑師

西蒙生

阿那德里·克里淑夫——政治犯
格雷哥里

囚犯（數人）

軍官

小女孩

鄉人

第一幕

三月底，正當「復活節」的星期四，晚上。

春雪已經開始融解，天氣還是很冷。

巴洛窪村的一間貴族別墅的寢室，左邊是舊式的牀，再左，有門通浴室，右邊有出入口，正面一排大玻璃窗，遠遠地可以望見村後的雪景。窗簾，白樺櫻桃已經在吐芽了……

天上，星和月亮。

從屋後不遠的一條小河上，時時傳來冰裂的聲音，馬車鈴聲，雪橇刺雪的聲音。

老女僕馬多娃正在鋪牀，十四五歲的小女僕馬夏拿着水缸進來，放在桌上。

小女僕 馬多娃，你休息吧，讓我來。

馬 (看了她一眼) 你，懂得什麼？特米德里少爺是愛整齊的。(把鋪好了的牀氈看了又看)
水瓶裏有水麼？毛巾什麼的，都準備好了？

小女僕 嗯。

馬（絮絮地）你別以為我老了，我的手可沒有老啊，我見過大世面，以前，這屋子裏上上下下，哪一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摩特略娜整天喊到晚，這樣拿來，那樣弄好了沒有，自己什麼也不幹，哼，什麼女總管，嗓門兒倒不錯。

小女僕 瞧，馬多娃，你真是，說上了就說不完，時候不早了，姑太太們快回來了。

馬 早啊，復活節的鐘還沒有響，（又像自語似的）那時候，小特米德里還只有這麼高，在這屋子裏唸書，現在，居然也留了小鬍子啦，唧，路上見了，也許會不認識了。

（暗暗地笑）特米德里爵爺，哼，穿了軍服，真像一個大軍官了。

小女僕（低聲地）不是說：爵爺要去打仗？

馬 對啊，去打土耳其，本來，今天就要走的，好容易留下來，過了復活節……

【遠遠的鐘聲。

馬 啊！（畫十字，虔敬地）耶穌復活了！（抱住小女僕的頭接了一個吻，急急地）快，把屋子收拾好，姑太太們跟特米德里就要回來了……

小女僕（笑了笑）你得改口了，叫他爵爺，若是特米德里，特米德里的……

馬 對了，（想了想）儘管他客氣，還是叫我老媽媽……

【室外，高嗓子的喊聲：「卡丘莎，卡丘莎！」】

馬（皺了皺眉）又是喊，又是喊，

小女僕（很快地開了門，在門口向外喊）摩特略娜，卡丘莎到教堂去了，跟姑太太們一起的。（又回來）

馬 坐馬車去的？

小女僕 唔，穿了白的裙子，大家都說……卡丘莎真漂亮。

馬（搶着）野孩子也坐起車來了，（又咕嚕起來）哼，一個私生子，要不是我，早給她媽媽淹死了，現在，給這兩位老姑太太寵着，穿得好，吃得好，「小大姐」，變了「大姐姐」了。

小女僕（收拾好了正要出去）又是……卡丘莎坐車，跟你什麼相干……（開門）

馬 等一等，特米德里也坐了馬車去的？

小女僕（二個字一個字的）特米德里爵爺！

馬（改口）對了，特米德里爵爺，也坐馬車去的？

小女僕 不，他騎馬去的。（望窗外）啊，他們回來了……（急奔出去）

【門外衝撞之聲】

奇洪（門外聲）你忙什麼？

小女僕（忍着笑的聲音）那麼你呢？（腳步聲）

奇（上）收拾好了嗎？爵爺跟姑太太們都回來了。（把一束花交給馬多娃）插在花瓶裏，你知道特米德里爵爺是愛花的。

馬（一邊把花插好）回來了？現在那兒……

奇村裏人知道他來了，等在門口給他拜節，伊凡老頭兒還送了他一個大彩蛋……

馬這都是爲了他心腸好，看得起鄉下人，住在這兒的時候……

奇（不理會她的絮聒）什麼，茶爐生好了沒有？特米德里是愛喝熱茶的；（走過去摸了摸茶爐）好，茶很熱。來，咱們去接他吧。

【二人正要下場】

【一個聲音】「你在前面走吧。」

【另一個聲音】「親愛的，留心臺階。」

【馬多娃和奇洪開門迎接】

【特米德里·伊凡諾維支·涅赫留道夫和他的兩個姑母——索菲亞和瑪麗亞——上。

涅 姑媽，您放心，這兒有幾步臺階，幾塊磚，我都還記得很清楚……

索菲亞 瞧，這就是你以前的書房，這桌子，這牀，連這些陳設，我們一點沒有動……

瑪麗亞 還有，這個聖母像。

涅 真是，回到這屋子來，就像是個小孩子了。（看看屋子，撫摸一下桌子的陳設之類）日子過得真快。

瑪 （規規矩矩地走到涅赫留道夫前面）特米德里，耶穌復活了。

奇 （差不多同時）耶穌復活了。

涅 （愉快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奇洪，我的老媽媽，（拍拍她的肩）你真清健，一點兒也沒有老。

瑪 （用一種故意將對方看作小孩子的姿態和口吻）唔唔，特米德里，當了軍官，難道連宗教的規矩都忘記了？

素 對了，照鄉下規矩，復活節的晚上，不論認識不認識的人，都要道賀和接吻的……

涅 （笑着）對了對了。（和奇洪，馬多娃接吻）

瑪 你也許已經不習慣了，可是這兒鄉間不比得聖彼得堡，一切都是很守舊的。
涅 是啊，在城裏住久了，就會把這些舊禮都忘記了。

【奇洪對馬多娃做了一個眼色，馬多娃站着不動，奇洪只能行了一個禮，退出，馬多娃很熟練地工作，放下窗帷，安置好爵爺帶回來的彩蛋。

【索菲亞忙碌地去查看一下被服，按按枕頭。

素 兩牀被夠了嗎？親愛的？

瑪 要不要煖爐？

涅 不，不，什麼也不要，姑媽，您還當我是一個小孩？

素 （笑着）沒有討媳婦，總還是小孩啊。

涅 （在屋子裏走了一遍）唔，真的什麼也沒有變，這是我寫論文的桌子，這是我用過的紫墨水，（望窗窗外）這是最喜歡的櫻桃樹……一霎眼就是三年，真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特別使我高興的是你們兩位還是一樣的康健。

瑪 我們沒有變，你可變了啊，你看你這身軍裝，要是在路上，我們都不敢認了，對嗎，馬多娃。

馬 可不是，還留了小鬍子，真威風。

涅 唔，（笑着）留鬍子，這是我此番回來最給人注意的事了，鄉下人望着我，儼笑，可是這有什麼辦法？當了軍官，照例得留鬍子，不管你什麼年紀，這是一種習慣，（似乎是感慨）在一個環境裏，人就沒有法子不遵守這個環境裏的習慣。

素 對了，（頻頻點頭）這纔使我放了心，特米德里，你真的是大人了，（對瑪麗亞）對嗎，瑪麗亞？我們談起你的時候，老是不放心，怕你會變成一個革命黨……

瑪 對了，特米德里你知道米哈洛維基伯爵少爺的事嗎？

涅 不，什麼事？

瑪 （低重的聲音）爲了參加了一個秘密組織，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

涅 哦，這，（想了一想）你們倒可以放心。我並不贊成虛無黨，我討厭他們攻擊政府所用方法的殘忍與祕密，我反對他們的暗殺和流血，不論怎樣我總覺得殺人不是一件好事情。

素 （不等他說完）是啊，想起你要去打仗，我們心裏就難過。

涅 （笑）那倒請你不要擔心，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我一定回來，（安慰她們）那時

候，我在這裏住下來，跟從前一樣，給你們講故事，圖小牌，好嗎？

瑪

（已經帶着懷楚的聲音了）哪，當然好咯……

素

（想起了似的，站起來）怎麼的，卡丘莎這孩子，要她準備的點心……

馬

（連忙開門出去）卡丘莎！

【涅赫留道夫聽見講起卡丘莎，好像立即感到一種喜悅，無目的地站起來聽着。

馬

（聲）要把點心拿來。

卡

（聲）噯，我就來。

涅

（有意無意的）唔，今晚上的月亮真好。

素

你還記得，有一次在月夜到小河裏去划船……卡丘莎也……（話未完，卡丘莎這一

年是 歲，穿着一身雪白整潔的衣服，繫着藍絲帶，頭上裹着緋紅紗巾，端着點心進來。不

高不短，長眉，眼角微微斜上的眼睛，從烏黑的眼珠裏放出一種純潔的光來，把點心放在桌上

之後，對涅赫留道夫微微一禮，含情無語）

瑪

瞧，你看她長得這麼大了，三年不見，完全改了樣了。

涅

不，一點也不，還是咱們的「小卡丘莎」，唔，（對她）你今晚真漂亮。

卡 (低聲的) 不，今天是復活節，讓天上的主給你降福。

涅 多謝你，一小卡丘莎！」

素 (從口袋裏摸出一把鑰匙給她) 卡丘莎，到我的櫃子裏去找一下，看還有沒有法國香皂，你記得，特米德里是愛用玫瑰肥皂的。

卡 (低聲) 嘿。我就去，乾媽。(翩然而下)

瑪 這是素菲亞讓她這麼叫的，上了年紀，人就覺得孤單，讓她這麼叫，比較親熱一點。……你知道，她現在可不同了，晚上唸小說給我們聽，昨天纔唸完了屠格涅夫的「寂寞」，這孩子真聰明。

素 所以，我們就不將她當下人看了，看有機會，還想給她多唸點書。

瑪 真的，這孩子可真有本事，能做活計，又會做菜，所以上上下下的人，沒有一個不歡喜她，……特米德里，你覺得……(發覺了特米德里在沈思)

涅 (卡丘莎歸鴻一瞥地下場之後，他就若有所思，對於兩位姑母的話似乎不會留神細聽) 唔，您說……

瑪 對了，你累了，休息吧……

素 (對瑪) 什麼時候了?

瑪 怕快要一點了。

涅 我倒不疲倦，姑媽們可應該休息了，姑媽，祝你們晚安！

瑪 好好的安息，出門人，冷熱要當心。

素 對了，明兒早晨你吃什麼？茶？還是咖啡牛奶？

涅 什麼都可以，現在是大兵了(笑)。姑媽。

素 好，我叫卡丘莎給你準備。親愛的，好好的睡，有你在家里，我們也睡得安心了。

走吧，妹妹！

【二人下場。

【涅赫留道夫打了一個伸欠，很心煩似的走了一轉，望見窗外一連串火炬，在白濛濛的濃霧中經過，遠遠的歡呼聲，回身來，開叩門聲。

涅 (不自覺地，低聲的) 卡丘莎。(親自過去開門)

【奇洪拿着茶壺登場。

涅 唔，我的老奇洪，等我自己來吧。

奇 不，小少爺，能夠伺候您，這是我的福氣。

涅 好吧，放在裏面去吧，對了，奇洪，你來幫我一下，把我的箱子打開來；怎麼樣，你家裏的人都好嗎？

奇 （一邊給他打開箱子）謝謝你，這都是主的保佑。

涅 你的孩子們都已經要進學校了吧。

奇 可不是，都長得跟我一樣高了。這兒什麼也沒有變，只有，你愛騎的那匹白馬……

涅 怎麼樣？

奇 去年死了。還有，那條鮑爾庚……

涅 什麼？

奇 鮑爾庚，那條老是跟你跑的狼狗……

涅 哦哦，對了……鮑爾庚……怎麼樣？

奇 你們啊，真是貴人多忘事，你那樣歡喜的狗，三年不見就記不起了？牠……牠去年冬天發了瘋，死了。

涅 哦，對了，你把那個匣子拿出來。

奇 (拿起一個盒子) 是這個麼？化粧盒子？

涅 對，化粧盒子，可是，裏面藏着更貴重的東西。

奇 更貴重的東西？那一定是珍珠，寶鑽。

涅 不，比這些貴重得多，我的老奇洪，告訴你，這裏是女人們給我的信，這裏面的花樣可太多了。

奇 女人們寫給您的信？(撫撫頭) 特米德里，以前您在這兒的時候，姑太太們叫您

「親愛的小哲學家」，「小革命黨」，現在，我看您倒會變成一個花花公子了。

涅 (一邊在換襯衣) 還有什麼稀奇，當軍官的年青人，誰也是一樣。(順手拿出一個信封來) 瞧，這是一位法國公使夫人的信，這是一位歌劇院的女明星……

【叩門聲。

涅 等一等。(連忙把襯衣換好) 進來。

卡 (依舊是含情脈脈地進來) 對不起，好容易找着了一塊，這只您最喜歡的法國香皂，玫瑰味的。

涅 多謝你，卡丘莎。